

續修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九四・集部・別集類

變雅堂遺集十八卷(文集八卷詩集十卷)附錄二卷 (清)杜 濬撰……………一

隰西草堂詩集五卷 隰西草堂文集三卷 (清)萬壽祺撰 遯渚唱和集一卷 (清)孫運錦輯

隰西草堂集拾遺一卷 羅振玉錄……………一九五

白耑山人詩集十卷 白耑山人文集二卷 (清)閻爾梅撰……………二四一

乾初先生遺集四十七卷(文集十八卷、別集十七卷存十三卷、詩集十二卷)首一卷外編一卷

(文集卷一至文集卷四) (清)陳 確撰……………五五五

變雅堂文集八卷

光緒甲午秋仲
黃岡沈氏臧板

茶村先生四十小照 張風寫



上無青天，下無地，虛空獨坐。
甯無恙？先生一玄五十年，似曾舊識。
心相憐，科頭長衫，秀鬚眉，眼光射空生。
紫煙團，紅日圓，月九魚肝，膽明霜雪，一劍有餘刃。

變雅堂遺集

〔清〕杜濬撰

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年黃岡沈氏刻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一六六毫米寬二六〇毫米

自期百身莫贖應難說
胸中嘔出百鳳毛世上安知
社鵲血長江底幾處埋
骨何事不歸土序踞龍蟠
應天城西風殘照鐘山樹

梅翁屋復題

序詩科頭長衫云似好題別是一軸
今不可見矣此軸側署張風寫三
字孫淵如顏其上的略改語耳
因錄屋詩鐫之卷陰先生大
節矣承後賢標揭然梅翁
全貞卻勝焉云著述不為先生題
贊庶幾不愧云殷璠識

變雅堂文集目錄

卷第一

奚蘇嶺詩序

李君遠詩序

姚仲淑詩序

十笏齋詩序

語山詩序

鼓世集序

蘭陵草序

豫章游草序

文目

楚游草序

北游詩序

喻先生詩序

程季夏詩序

徐蓋臣詩序

楚游詩序

汪異三詩序

程子穆倩放歌序

卷第二

休園雜言序



學統序

封氏家譜序

潘氏族譜序

朱阜公詩序

柏園詩序

南觀集序

延令世說序

敦宿堂集序

杜詩分韻序

南溪文略序

文目

二

季滄葦奏疏序

杜于堅遺稿序

初刻文集自序

以下五篇彭胡本均無提傳鈔本補

三山游詩自序

游攝山絕句小引

倦游草小引

別興詩自序

卷第三

太湖秋釣圖題詞

范性華雜劇題詞

宋荔裳雜劇題詞

華山畿擬古題詞

題白雲圖

再題白雲圖

三題白雲圖

題石閣集

李白登科記題詞

題程鼎菴先生傳

書陶將軍傳

書王奉常與王石谷札後

文目

三

跋黃九煙戶部絕命詩

跋季滄葦侍御贈序

跋季天中塞外詩

吳秋屏詞跋

跋吳初明北征絕句

跋同聲集

鄭肯巖小傳跋

再跋鄭肯巖小傳

跋袁中郎遺墨後

此篇彭本胡本傳鈔本均無據真蹟補

卷第四

與王東臯辭代求優免房號銀書

與孫豹人書

與周櫟園言黃濟叔所注六書

復屈翁山

與奚蘇嶺

復于公辭聘修江南通志啟

此篇彭胡本均無據傳鈔本補

卷第五

送汪子謁選序

送宋荔裳之官四川按察使序

送葉桐初北行序

文目

四

贈汪育風序

送黃童子序

送朱商三先生之任松江序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交勉篇應蔣子

外父王養所先生九十鴈詞

六十自序

胡曰從中翰九十壽序

劉季英處士七十壽序

孫桴舁六十壽序

孫公調七十壽序

陳階六社長七十壽序

吳伯成先生五十壽序

熊青岳先生五十壽序

吳威克六十壽序

補觴說

此篇彭胡本均無據傳鈔本補

卷第六

張侍郎傳

孝逸先生傳

汪時甫家傳

文目

五

陳小憐傳

朱太孺人行述

此篇彭胡本均無據傳鈔本補

羽南先生墓誌銘

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公墓誌銘

瘞老僕骨誌銘

卷第七

白雲樓記

松風寶墨記

一草菴記

聽雁樓記

華亭縣主簿廳修復記

山曉亭記

讀書樓記

重修隆福寺碑記

揚州石塔寺飯僧田碑記代此篇及下三篇彭胡本均無據傳鈔本補

杜來閣記

小盤谷記

向山堂記

記茅止生三君詠

記與姜綺季論鬼報

文目

六

卷第八

靈感頌

花冢銘

茶丘銘

楊忠愍公象贊

吳初明第二我贊

吳文山遺象贊

祭龔太夫人文

哭龔孝升先生文

祭少詹吳公文

祭周櫟園侍御文

鄧子哀詞

爲亡兒募義文無據傳鈔本補

寄茅止生尺牘七則彭本無胡本有增編於後

答某公

與范仲閣

復王于一

與蔣前民二則

寄沙定峰

茶村先生文集凡經四刻一爲先生自刻本有自刻一文集敘一

文目

七

爲黃岡汪彝仲刻本據黃州府志文苑傳一爲咸豐庚申江夏彭

海帆廉訪刻於湘中是爲單刻本一爲同治庚午禾康

胡月樵都轉所編合其詩刻於鄂垣是爲合刻本自刻

本及汪刻本均不可見今通行彭胡二本而已彭本編

次頗無義法而胡本淆雜更甚黃岡殷君東平陶君月

舸與其同里沈君卓如謀重付劉氏屢屬雲稍爲釐正

初以兩本互勘其篇幅多寡頗有異同續於東平處假

得傳鈔本以校彭胡二本亦多不合然頗有勝二本者

或云汪刻本如此而究未之見其是非未能明也既無

善本可據因統括三本區別義類釐爲八卷字句異同

則從其義長者原有漏奪無從補正者仍舊亦穀梁子傳信傳疑之義耳續得先生遺文數篇亦類附於後其編次義例多與東平密定而別裁歧舛對正消失則月舛之力爲多既寫定目錄并述其做如此光緒甲午秋七月潛江後學甘鵬雲謹識

文目

文目終

鄂省三佛閣
陶子麟局刻

變雅堂遺集

黃岡杜濬

奚蘇嶺詩序

吾邑出郭里許過濂溪書院得異境焉望之蔚然陰森杳藹卽之華表屹立有松樨數百株皆偃蓋合抱中峙大邱左右列翁仲石馬豐碑穹窿高二丈餘深刻諭祭文一道是爲嘉靖中以丁未進士守延平州殉倭難贈光祿卿奚公默齋之藏今吾友蘇嶺則公之曾孫也冢旁有草堂三楹蘇嶺自幼時侍其尊大人讀書其中其地又與外王父陳公之廬相接近余與蘇嶺皆陳公外

文一

孫每值歲時節序外王父母及諸舅氏生辰往修拜賀之禮兩人嘗先後至相見握手歡忭燕集既罷必重過蘇嶺書屋酌茗論文徘徊於忠臣之墓下良久而後去方是時先慈暨諸姨母共四人表兄弟不下十許人而余與蘇嶺獨於其中岸然自異厚相期許慷慨相謂吾與若旣同所自出又同志同學異時通顯建樹將無所不同乃中更世變余流落金陵蘇嶺修業里社一別不知年及此相見笑啼狎至莫辨爲悲爲喜以俗情論之余兩人於是乎爲不同矣不知必如是而益見其所以同非俗情所知也曷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嘗曰同

迹哉姑崖略明之夫蘇嶺少而沈敏余少而輕率然而好學同也三十年來蘇嶺以才大不能藏余以器小不能行然而兼善獨善其學各有所本同也今讀蘇嶺之詩多清新跌宕之音余詩多志微噍殺之響然而貴真不貴廣同也夫詩至於真難矣然吾里自一二狂士以空疏游戲爲真而詩道遂亡真豈如是之謂耶夫真者必歸於正故曰正風正雅又曰變而不失其正詩至今日不能不變道在不失其正而已蘇嶺獨知之屬余言其端余惟序真詩不可口作飾語而真莫真於疇昔之日外王父家之所講摩及忠臣墓下之所期許蓋未嘗

文一

二

一日忘諸懷而於是焉發之以爲是真詩之所由來而且以見蘇嶺與余所以同之故其指深渺矣哉

李君遺詩序

余游東臯李子來訪軒軒非凡品也自是日同黃子冒子陳子許子叩吾寓扉以文酒相排遣致足樂也忽一日李子肅衣冠改容逡巡自東階上趨余涕泣再拜以請曰維小子之從先生游不敢有所求望於先生惟是先子有遺詩一卷小子在患朝夕兢兢以放失泯滅是懼抑就正非其人則雖存猶亡也今幸邁先生倘肯乘閒寓目而錫之一言弁其首卽先子死且不朽余遂謝

不敏至於三四李子不許然後受其稿讀之口窮首尾頓足而歎曰嗟乎嗟乎此文謝之遺聲也何以有此哉向使以彼其才誠能反其道若向歆之異趣用取世資乘堅策肥使子孫溫飽處華屋而求良田豈不稱俊傑識時務哉顧乃爲此不爲彼致貌孤榮煢無所託足是工於爲詩謀而拙於爲身家謀者也李子泣然曰然則先子傳與余曰子不見夫築室者乎今夫築室者苟其就下澤列平壤雖高至數仞猶面牆無所見及其卜層城而基崇岡纔至及肩千里在目矣何則所因之地異也然則子第善藏之而已傳不傳不問可也李子應曰

文一

三

然

姚仲淑詩序

士有宜享王侯之奉者而窮居隱約酌水賦詩澹然無怨色則君子賢之矣况士而女者乎士而女者誠能如此則君子倍賢之矣又况其所以能如此者由其審於世變澤於道理薄浮雲爲不義信風雅爲足賴而凜然於薰蕕之界斷斷然不肯以彼易此則其賢智豈不尤百倍乎蓋今世有姚夫人仲淑氏者吾友研齋太史之室儼然天所謂宜享王侯之奉者也乃研齋以孤臣而處逆旅食貧不減寒素而仲淑甘之惟孜孜以讀書

學詩爲得志今春過毘陵研齋視余以其詩如山泉鳴而幽蘭馥令人心曠神怡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感時貞遇之意固無往而不見信乎其不可及矣嘗考前代漢朝貴盛之家積金至四十萬唐朝宮中用錦每歲至七百萬疋舉今人之富侈不過如此度以仲淑視之非時之金錦正與襤褸乞乞無異而衣粗食淡吟詠性情乃其所以爲豪華也昔歐陽子序謝希孟詩至比之衛莊姜許穆公夫人而惜其不遇仲尼列之國風夫希孟生宋之盛時歐陽子特以詩論詩猶且重之若是設以今日論仲淑之詩有不止於詩者其重之又當何如

文一

四

哉研齋爲余述仲淑語云序吾詩者必君之友杜于皇乃可豈非以于皇亦求窮而得窮者耶余故爲著其詩之所以然用見仲淑之性成得之於刑于之化者十之三研齋之靡悔得之於內助之力者十之七也研齋雖倔強然心是吾言矣

十笏齋詩序

吾楚詩僧五十年前有江夏愚公蘊璞才氣縱橫發爲篇章如關河放溜所著空華飲河諸稿同時聞人如郭美命宗伯湯嘉賓祭酒皆極口稱許於是詩名噪宇內而愚公復以無礙辨才爲東南都講座下常數千人其

門維那書記莫不筆勢翩翩人人有集賢其盛也今岳麓燈公天放則不然其爲僧也以爲寄託乎則梵行清峻無少放逸以爲非寄託乎則於彼法中曰宗曰講概不欲居其名獨性好爲詩若有所不容已者眞江有十笏菴雖在邑之中而草樹蒙密蕭然自遠燈公欣然投止閉戶苦吟與萬竹爲伍往往至之絕常並日一食不以絲粒干人所爲詩如古磻伏流鳴聲幽咽又如秋林返照哀蟬抱葉而啼也其人其詩皆別開一境如此育風汪子爲刻其遺詩以示余曰此翁之鄉人也且爲述其生平非無本末者其徒足菴隨詩余一言弁其首余因

文一

五

而俯仰今昔若愚公之豪燈公之哀何其懸絕與豈非楚詩善變不獨士大夫卽方外亦然與其所以不得不變之故把其詩者其可以不深思與是用慨然爲之序

語山詩序

昔吾先君子落筆妙天下而樂禪喜之游一時高衲之能詩者爭得先君子一言以爲重先君子泚筆揮酒多或數百言少數十言無不雋永邈逸出入於左氏國語臨川世說之閒也以余不肖所聞如昔年若昧法師蘊璞和尚恆度石照二開士皆與先君子爲世外莫逆揚

挖風雅斯其選矣其流風餘韻施及不肖則亦有以詩名東南如汰如蒼雪雨尊宿每好余之議論而祖心晦山兩大師尤以豪杰命世之才逃於佛而託於詩與余結千載之契余然後知歐陽子謂石曼卿從祕演游欲以陰求天下士者先君子真其人也語山道人以新安名家子一旦棄舉子業爲浮圖一意爲詩詩日益工嘗投余山中有茅屋五言古五首余驚異至比之大謝白雲幽石之句繼復眎余多篇各體具造奇境余因撫卷謂語山口惜哉公有詩如此而不遇吾先君子吾先君子於方外之詩不吝品藻而不見公之詩不然豈獨遺

文一

六

洪覺範也詞未畢語公躍起亟出一卷曰此非某甲所得於尊先大人之珠玉乎不肖悲喜交集肅然展讀之次謹再拜錄其稿而語公方屬余序其詩噫予不肖何以復加於先君子哉晉郗克謂已於先人無能爲役矧以余之魯也雖然聊復言吾先君子之未及言者而可乎蓋語公偕其胞兄石舸同日出家人知其爲彼法中之無著天親而已而不知其同調作歌則希蹤墨允墨智同力斃仇則差肩伍尙伍員也然則語山兄弟豈待詩而後傳哉而詩又如是此不肖所以終吾先君子之志也

鼓枻集序

昔之以兄弟二人齊名最著者漢有二丁吳有二陸宋有二程二蘇嘗從而論其優劣二程紹明聖學尙矣子瞻兄弟能文辭有氣節可以次之陸氏爲孫吳鼎族遜抗父子相繼爲吳相而機雲爲抗子席累世之盛可謂極矣一旦吳亡於晉而二子欣然入洛國恩故主之念纖豪不入於胸中雖文采可觀其人不足稱也二丁之在魏曹操恨不以女嫁儀至於忘其眇曹植自謂才不逮真其文雅可知而二子同心一詞惟勸操立植爲嗣其言切至操幾欲從之而中止者以曹丕納吳質爲之

文一

七

謀也凡二子之爲此者豈第以與植厚善互相知己之私哉蓋曹氏父子兄弟惟植爲有人心觀其別集中有賦一篇悲思漢帝可以知之矣向使操用二子之言植得立爲魏嗣他日必不篡漢二丁佐之以服事漢漢未必卽亡此二丁之深心也當時宏農楊修亦深結於植而與二丁同志原二丁之父丁冲嘗勸操迎漢帝都許而楊修之祖父顯於漢四世四公咸以忠直著蓋二丁與修皆忠臣之子而曹植邁種與操女節同量其與二丁楊修必有嘉謨至計而陳壽凡庸私書阿世曾不足以知之也由是言之則二丁之品第又次於子瞻兄弟

耳而以視二陸則薰之視積也豈不偉哉近今復有飛
濤易菴兄弟並以才藻知名當世世亦以二丁稱之徒
稱其才藻而已然余嘗數見飛濤所製詞章往往託指
於美人香草乃騷之流也今易菴復以鼓枻名其集蓋
以漁父自處而中心之好愛護之至者亦惟屈子□□
人知漁父教屈子以溷泥揚波鋪糟歠醢似欲屈子改
易其操而不知其臨去而歌滄浪濯纓濯足又何其分
別清濁之至也則漁父與屈子同調明矣彼屈子何人
哉太史公所謂推其志與日月爭光者也而飛濤既爲
其言易菴復慕其人此其天性忠愛豈後於昔之二丁

文一

八

哉余故因易菴屬敘鼓枻集從而力發前人之覆以明
期許之厚觸類而談或亦立言之一道也並以眎飛濤
謂之然與

蘭陵草序

癸卯之季秋余滯淮陰旣五閱月蓋愈久困愈不能歸
訖不見有援者一日逢武陵吳錦雯於倪子之一草亭
亟訊余狀百計相扶濟忘已而爲人聞者咸以爲奇卽
余亦不知何以驟得此於吳先生也越數日錦雯示余
蘭陵草余受讀之然後知錦雯蓋不幸而與余同調此
其所以相憐與夫錦雯以名世之才來理茂苑持公守

廉爲不悅己者所中然直道在人雖暫蹶而行將復振
非所云不復然者也乃其集中所爲蘭陵行歲暮行諸
篇其形容厄苦描寫世態亦何其可涕可笑一至於
意錦雯固卽此遊推而下之因以知杜子必且更有大
不堪者而感慨夫今昔之不相接激發於不容已與然
余交籍中固亦有嘗經挫抑者一旦得志於時輒求良
田美第宅飾歌兒舞女戒門不得通舊遊彼何嘗記憶
往事而以己度人一動其心哉及有一人焉豪俠自命
則又龍蛇莫辨千金贈俗子而奇士如仇讐則益不可
解矣余從而思之彼之所以不能爲錦雯者無論窮達

文一

九

隱顯曾無一言之幾乎道筆墨之緣絕則其介與通無
一可者理固然也今錦雯天才瞻麗觸境爲詩名章絡
繹高者鏘金石幽者泣鬼神而且洞視古今精辨眞僞
是其急余之困固宜爲眾人之所不解而爲余兩人之
所獨解也第錦雯之詩雖復言愁與余同調而氣象宏
偉波瀾壯闊不若余之初塞窘蹙則錦雯之道固將日
亨而余之窮殆未易瘳也錦雯又將何以策余哉

豫章游草序

葉子桐初有俊才好遠遊賦詩所至詩輒成帙傳誦人
口而豫章游草最佳余尤驚服其謁張中丞祠詩在少

陵蜀相文山雙廟之間也其詩諸公既已前序之葉子猶謂不可無余一言夫以余論葉子之詩寧質毋華謬加勉勵乃其宜也如以上數語可謂之質然其予之也亦至矣若夫勉勵之意如何見之益余嘗謂天下事舉無足措意惟當吾世而有羣書之美斷斷然不可失之耳不失必由於甚好好書非靜莫遂靜在得其時時之善不在於足已無求而在於身無所用吾與葉子既幸而久無所用此千載讀書難得之一時也願吾已老矣舉數十年難得之時因循過去卒未大肆力於書可恨也夫葉子年方盛壯亟宜乘此難得之時於書無所不

文一

十

闕而又當知藏名爲善後之策勿爲若輩所知則讀書之壘益堅而五經掃地之譏無由而至起而爲詩希風江漢常武之作無難也葉子勉乎哉既題其詩並以爲贈如此時爲己未七月之七日茶村老人杜濬書於

杉中

楚游草序

楚筭路藍樓之鄉也然而騷有屈宋詩有杜孟稱古今之冠國朝之詩代興者四而楚居其三其開何李之先者又長沙也卽亦可稱詩國耶故士之曠者至乎其地往往徘徊企想庶幾一遇焉而忌者至於詛楚抑中人

以下之人情宜然也乃至於今日而衰極矣衰生於亂亂深而衰益甚衰與亂相乘至於數千年不解則其鬱積憤盈勢必又生一才焉可與昔之人比而余又未之見也意者不在其主則在其客與然才之生也必由山川而吾楚山川之博大幽深險峻若九疑三湘衡嶽岳陽巴陵以至於德山朗水五陵桃源諸勝俱在湖以南其在湖以北若西塞赤壁之類不能當十一也余去其鄉久矣吳子初明示余以楚游自存詩四十餘篇力能於兵燹瓦礫之餘撫今追古吞吐奇秀考其所歷僅在湖北固已如此矣若使吳子鼓枻而南益造山川奇絕處則其所得當益卓犖不可及將吾所謂不在其主則在其客者必在吳子矣

文一

十一

北游詩序

余老不論詩有日矣況北游之彥多所未識北游之詩多所不解哉顧自往者論吳子初明之詩始自北征截句因觸余壬午北征截句之感故不能默然宜矣今復屬題其乙丑北游詩是不可以已乎乃又辭之不堅是何故與蓋吳子有與眾異者吳子之北游因偕吾友曹伯子其久滯於淮目擊水患則有仁人之言渡河而北繫心老親則有明發之思握難弟之手則春草池塘同

其情詠景物之變則風雨雞鳴一其志詩如此止耳而顯者之姓字寥寥通譜之華胄無聞投贈之長篇鼓如媒銜之捷徑未睹也殆舉從前北游之乞態一掃而空之若非按其道里考其時序幾不知其爲北游也而其詩品復潔而不瘠適而不迫從容而不懈有召南之遺風焉是其游與詩既皆不同於眾矣吾獨安得以眾人視之而不爲之一破老不論詩之例哉然則吳子北游之興將不以吾言益勃勃乎夫與人子言依於孝吳子純孝人也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吾知吳子從此將以繞膝爲俊游而不數數然北其轅也則南陔白華之篇余雖老矣猶能欣然樂弁其首無俟乎破例而後爲之也

喻先生詩序

詩何以不古哉蓋其患不在真衰而在假盛真衰可起而假盛不可爲也何謂真衰如嚮者壇坫之士以浮聲廣采號召天下一時從風而靡久之而覺其無謂也非不厭棄思去而無所適從使人焉正告之以和平秀傑深華肆好之音亦自翻然善變而惜乎矯枉者之過其直也然亦可知其易爲力矣假盛則不然夫盛惟其是不惟其眾而流俗昧昧徒見其爲之者眾也遂相

文一

七

文一

七

率以盛目之而不知其非是也夫非是則謂之無一爲詩者可矣何眾之有而況云盛乎雖若輩中亦互相媚嫉然皆居之不疑黠者務新而愿者守陋雖有辯口不能奪也豈不甚難爲功哉蓋真衰自覺其非故有轉移之機而假盛自以爲是故無掃更之術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當斯時也有豪傑之士出其將冒焉從事惟眾是與乎抑姑舍是而不屑爲其言也吾意必且淵然退然盡其所得於天之分而根蒂於古以盛唐爲門庭以老杜爲壺奧以劉柳爲軒榭自宋以下無譏焉而治之以潔養之以沈出之以宕其唯喻先生乎余與先生未嘗

程孚夏詩序

古今真詩皆露積於天地之間無有遮蔽不設典守也然惟眼明者能見之手敏者能舉之則其詩成而天姿